

紀曉嵐

名人
大傳

傳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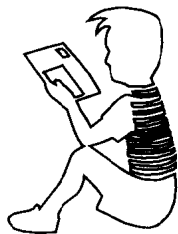
ZHONG GUO GU DAI
MING REN DA ZHUAN

名人传记

纪晓岚传

游庆海 编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少年灵秀	(1)
峥嵘家世	(1)
出世奇闻	(5)
秉乘家学	(10)
风流才子	(44)
红粉知己	(44)
洞房花烛	(68)
步入仕途	(77)
宦海风云	(91)
结怨和珅	(91)
橈倾楫摧	(116)
遣戍天山	(124)
重返翰林	(131)
为民请赈救难民	(147)
体察圣心善应变	(152)
总纂四库	(159)
领旨修书	(159)
广征藏书	(162)
巧舌如簧	(166)
鸿编功成	(171)
伴驾左右	(178)





纪晓岚传

发配乾隆	(178)
伴驾南巡	(203)
挚友良师	(239)
莫逆之交	(239)
肝胆相照	(245)
翰墨奇缘	(252)
谈笑鸿儒	(258)
难忘师恩	(264)
花街柳巷	(270)
月下花前	(270)
真情流露	(286)
情有独钟	(305)
妙文悼妻	(308)
寿终京师	(313)
结交外使	(313)
京师砚铭	(316)
观弈道人	(324)
科考泄密案	(334)
寿终正寝	(335)

名
人
大
传



少年灵秀

峥嵘家世

纪天申看了这十二响的小孙儿，健壮可爱，由不得心情异常激动，一下如翻江倒海地想起了纪家的家史。先说这崔尔庄的首门大户纪家，并非这是直隶省献县的土著，但人脉却源远流长。据传纪家的祖籍是应天府上元县（即今南京附近）的纪家庄户村的村中首富。明朝皇帝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假借“靖难”为名，举兵南进，明惠帝朱允炆派兵北伐，两军交战达四年之久，终于攻下南京，燕王称帝改年号为“永乐”，迁都北京。由于北方主战场连年战乱，人民遭受涂炭，死亡惨重，遂下令全国范围“迁大户充实畿辅”的政令，于是纪家大户于明永乐二年开始北迁。本来迁徙之事，尚没有那么大的决心，这时正赶上纪家出了一件打官司的大事。那就是纪椒坡的父亲因上元县闹灾，他出于善心便开仓放赈，此举受到灾民的赞扬，但却引起邻村另一某姓大户的嫉妒，为了报复便找刀笔吏给朝廷奏了一本，诬蔑纪氏“要买人心”，“企图造反，推翻朝廷”，接着又花钱走动官府，昏庸的朝廷官吏，不做调查，偏听偏信，便将椒坡父亲收监入狱，解到保定府下到提法司署坐了大牢。椒坡为了探监方便，又不敢违抗皇上“充实畿辅”的诏令，便举家北迁。可怜这纪家粮仓空空，银钱又



路乞讨，风餐露宿，穿过山东，进入直隶，路过许多村庄，也没找到这“车上树、牛上房”的地方。这一天他们一家走进了献县地界，来到了一座古镇，天近中午，正赶上村里人家回屋用饭，他们便撂下担挑，找一棵树下荫凉儿歇脚。

这时椒坡妻忽然高兴地喊道：

“到啦，到啦！当家的，你看这不正是‘车上树，牛上房’的宝地吗？！”

正在愁眉苦脸发愁的椒坡，正好看见有一座塌毁的房屋，一头小牛犊儿蹿到屋顶上去啃那青草棵儿，再看一棵树杈上正放着一辆纺车，他那风吹日晒的脸上，立刻绽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抬眼看了看四周的地形地貌，觉得这景城小镇虽然连遭兵燹战祸，屋舍还算整洁，又靠着滹沱河、子牙河、滏阳河，三面环水，风光旖旎，树木繁茂，人烟稀少，便于发展，他就一跺脚，发誓般地说了一句：

“也罢，这儿就是咱的新家啦！”

这儿便是献县的古镇景城村。距献县城关九十里，距沧州城关六十里。

说起这献县隶属于河间府，相传为西汉武帝刘彻之弟刘德的封邑。刘德好儒学，因赴长安献书立有大功，封为河间献王。这也就是此地称为献县的来由。这里曾是黄河入海的故道，地势低洼，经常沥水成灾，土瘠民贫，多次被划为“钦定泛区”，发水闹灾，出外逃荒，成了家常便饭，但这里地处要冲，离北京正南五百里。自金、元、明、清之各朝定鼎以来是由京南下驿道必经之路。有所谓“南京到北京，御道十八弓”，其御道穿境而过。这里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南控齐鲁，北锁京津。所以这里虽说土地有些瘠贫，但地势却十分重要。纪椒



椒坡在景城村安顿下来，借住在村中逃荒外出的一处闹鬼的宅院，全家人便开荒种起地来。第二年，也就是永乐三年，纪椒坡带上干粮，徒步走到保定府，到提法司衙门的监狱探监，看望羸弱在监的父亲。那是阳春四月，监内流行瘟疫，老太爷也受到传染。椒坡见老父骨瘦如柴，已奄奄一息。老人见到儿子，他心中不由一喜，拉着儿子的手说：

“哎呀，真是想不到这辈子咱父子俩还能见面，这可真是苍天有眼，老佛爷的恩赐呀！……”

椒坡向父亲叙述了燕王成祖三次下诏大户充实畿辅北迁的命令，又说了连夜躲开某姓仇人的经过，如今已定居献县景城村的情况。老人听后，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笑纹，拉起儿子的手说：

“椒坡哇，北迁此举真好！到底躲开了咱纪家的仇人，我放心了。……我已病入膏肓，绝逃不出这冤狱了。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以后，你务必让子孙后代多读诗书、考秀才、中举人、选状元、做大官，为的是不再受气、受冤，你一定要切记在心，……”

说完这临终遗言，老人便流下了最后的“慈心泪”断了气。椒坡雇了一辆小驴车，把父亲的尸体拉回景城掩埋，从此，他就把“读诗书、做大官、不受气”做为纪家的家训留传下来。这纪椒坡便成了我们纪家有名有姓的北方始祖。

椒坡先祖不辱父命，不违家训，督促儿孙读书识字，实现了做高官不受欺负的企盼。自那以后，二百多年来，近七世都是读书有功名的人。例如，椒坡的十世孙纪钰（字润生）——也就是天申老人的父亲，他官至刑部江苏司郎中，勋赠中宪大夫，后加三级累赠光禄大夫。纪钰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纪天



澄，小的便是纪天申，从天申这一代，人口繁衍，景城已人丁兴旺，天澄天申老哥俩只好一支留在景城，一支移住崔尔庄，两个村庄相距只有二里地，从此以后人们习惯地把这分为“景城纪”与“崔尔庄纪”。从做官的人数看，“崔尔庄纪”超过了“景城纪”。

纪天申有四个儿子，长子便是纪容舒，次子叫纪容雅，三子叫纪容恂，四子叫纪容端，也都有功名。这时的“崔尔庄纪”，已是三代一品，建有宫殿式的房屋，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三世一品”的匾额，就悬在大宅门里的“恒寿斋”大厅里，此时门庭昌盛，甚是光耀。成为献县著名的首户望族。关于纪府当年的繁荣盛况，在民间流行着一首顺口溜：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教了北京就属崔尔庄。
 崔尔庄哟崔尔庄，
 九门九洞九关厢。
 十字街头跑开马，
 南关园子立道场。

这首民谣虽说是没见过大世面的百姓编纂的，有它可笑与夸张的一面，但也由此可见纪家当年的威风阔绰与气势多么辉煌。

出世奇闻

1724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二年

这一天是农历六月的十四日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因为低矮的茅屋潮湿又闷热，都流连在村街的大门口外，摇着蒲



纪晓岚传

扇纳凉。每天一到子夜，就会有一股凉爽的风从河上吹来，凉快透了，人们才钻进小屋去睡觉歇息。可是这天晚上，凉风迟迟不来。人们正在纳闷儿，就听见有一个人站在房顶上高喊一声：

“火精！快来看火精啊！”

这时就见一个通红的大火球，从高空飘飘摇摇地往下飞落。在这一带村庄，有这么一个乡俗传说，每看到这个火球似的飞行物，便以为是“火精下凡”，就要敲盆敲碗地把这火球赶跑，好像对待日食就说是“天狗吞日”似的。

人们敲着铜盆瓦罐，忽啦啦走上村里最大的那条东西街，鸣哇喊叫，又伴着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吵得全村的人都出来看热闹。

村民们追逐着那个火球，眼看着这个火球慢慢悠悠地落到正街上的一座高门楼里，人们不敢再追了，因为这座深宅大院，就是两代为官的纪府宅邸。

这是一座五进院的宅门，有着饕餮兽头门环的红漆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院里的老主人纪天申，字宠予，监生出身，做过县丞，累赠礼部尚书，总算在官场中熬到一品，如今因为年迈，已告老还乡，正在乡间的这座老宅上颐养天年。他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但身体依然健壮，绝无老态龙钟的模样。外面传来乱哄哄的吵嚷声时，他正在二进院的书房“阅微草堂”上乘烛夜读。他读的是他祖父纪坤所写的一本诗集，由他父亲纪钰编纂成书的《花王阁剩稿》。由于闷热，敞着吊窗，街上嘈杂的声音也传到屋里来。那震耳欲聋的声音，搅扰了他的心绪，他再也读不下书去了。他听见从街上传来的：“火精！快看火精入宅啦！”的喊声，他有点心乱。他是有学问的人，据史书



记载，这“火精”相传从五代时就不断出现为女性化身。今晚虽有火精掠过长空，但无奈他年岁太大，动作迟缓，已没有人们那么高的兴致，所以也就闭户不出，不想看那稀罕事儿了。

在书案上的那只高脚的紫铜蜡台，从烛芯里劈劈剥剥地一连爆出几朵火花，他不由得想道：“灯花爆，喜来到！真的会有喜事来到吗？”

这寂静的深宅大院里，会有什么喜事呢？他沉思起来。

首先一喜，是他觉着能够全须全尾地离开那激烈如战场的官场，“无官一身轻”是他眼下最大的轻松感受，住在这偌大的庄园里，清静无为，平时到地里转转，看看地头地脑，迎接一些乡绅拜望，再读读闲书，日子也不难打发。

第二喜是他的儿子纪容舒，是康熙癸巳恩科举人。如今正在京城户部、刑部供职，他读书上进，勤于笃职，每年探家一次，回家后父子俩每日做诗应对，过得十分惬意，真乃人生一乐。他从心眼里喜欢这个头大的儿子，在他的身教言传下，他不像一般的宦人家子弟，斗鹤鹑、玩蟋蟀、抽鸦片、耍大钱、嫖娼妓、泡酒楼，等等，那般挥金如土，浪掷光阴。他虽然没携眷进京，但他公退之余，便以读书，编书为乐。他已著有《唐韵考》五卷，《玉台新咏考异》十卷，《杜律疏》等书，累赠光禄大夫，道德文章皆名一时。老人知道为官的儿子谨言慎行，不会出什么差错。

第二天，也就是农历六月十五日，昨晚没有睡好觉、正在书房凉榻上歌晌的纪天申，忽然被丫环慌慌失失地叫醒了。这时他也正做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只伶俐的猴子正穿窗进屋，走到竹榻前揭开他的蚊帐想上床，他正自惊骇不已，只听见耳畔低声唤叫：



“老爷，老爷，快醒醒！”

他睁开双眼，坐起床头，见是儿媳妇房中的丫头桃花，这才把刚才梦中猕猴上床的骇怕情绪赶跑，忙问：

“何事？”

“桃花给老爷道喜啦，少奶奶午时刚顺利地生下一位小少爷。纪府添丁，岂不是老爷的洪福？！”

他想了想，觉得这孙儿来的有些蹊跷，昨夜有“火精”过村入宅，今日又有猕猴进屋上床，莫非这孩子真有些不同凡响？！他心里想着昨夜与今天发生的事情，相信了这些神奇的迹象，以为这孙儿定是福厚命大之人，又想到儿子纪容舒在京供职，官身不自由，也不能随便请假还乡探亲，便长叹一声说：

“容舒老爷不在家，我这翁公又不便进儿媳妇产房，只有靠你们多加细心照顾了。……这新生儿怎样？”

“回老爷的话，这小少爷白白胖胖，一下生哇哇哭了两声，就睁开两只大眼，溜瞅瞅地四下乱看，好生精气伶俐哩！”

“少奶奶产后身子骨儿如何？”

“托老爷的福，挺好。”

“好，回去吧，把大少爷给我叫来！”

桃花刚走一会儿，大少爷便提着纺绸长衫的开气儿，穿堂过院，来到爷爷天申的书房。

原来容舒已经三娶。元配安夫人，生有一子，取名纪暲，夫人不幸逝世过早；继配张夫人，是天申妻的侄女，沧州人，没有留下儿女就去世了；再继配的夫人是张夫人的胞妹，今天生下了一个男婴。

天申所说的大少爷，就是容舒元配所生的儿子纪暲。他今



年整十八岁，性情敦厚老实，为人正直，虽然也读诗书，但不十分迷恋。他从祖父身上，参悟了为官的难处，犯了条律，动辄满门抄斩，莫如终生做个乡巴佬儿，老死民间，倒也轻松愉悦，心情舒畅。父亲容舒正是看出他这特点，便把他留在乡间，管理田产，守业护宅。如今他已是这个庄园的实际当家人了。

他听到丫环说祖父唤他，不敢怠慢，立刻来到书房，打千问安：

“爷爷唤我，有何吩咐？”

“晴湖，你可知你母为你生下了一个小弟？”

“桃花适才已向我报喜。”

“嗯，知道就好！你俩隔山，相差十八岁，你与他真可谓是大哥小弟了。你爹远在京城，你要好好照料你母才是。”

“是，爷爷，孙儿遵命。”

“得了这个孙子，老夫甚喜。一来是你有了伴儿，不会孤单；二来是咱纪家人口兴旺，香烟缭绕不断，更证明咱宅上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你要亲自为你母宰鸡炖肘子熬鱼调奶，好好坐月子……”

“是，爷爷。睥儿记下了。”

“下去吧！”

纪睥退回账房，立刻吩咐家人老仆赶车上集，购买鸡鸭鱼肉。

日子过得挺快，不觉一晃已到十二天。那时代婴儿早殇，多是由于抽六九风死的，一般说熬到十二天，就算熬过了危险期，所以生孩子的人家多有“十二晌”的习俗。

这婴儿投胎到为官有钱的书香门第，自然更要做一做“十



二响”，以为庆贺。

这一天纪府虽没张灯结彩，主要是纪天申老爷爷怕这样一折腾，给孩子损寿，所以一切办得简单朴素，只是纪家这大宅门里的人们热闹热闹而已。

十二晌这天，天气也格外晴朗，真是风和日丽，由于晁儿的加意照顾，张夫人月子里养得极好，母子健康，奶水充足。已牌的时候，老太爷命奶母李氏把新生的孙儿抱到阅微草堂的上房来，让家人看看。

这婴儿穿一身绿袄绿裤，个子高大，宽宽的脑门，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长方的脸庞，格外白里透红。把他抱到堂屋亮处，他的眼珠四处乱转，嘴里还发出咿呀学语的声音，甚惹人爱。老爷爷捋着花白胡子，把这孙子看了许久，才对晁儿说：

“晴湖，由于这孩子出生的时辰，火精穿宅，太阳又格外晴朗，火乃日象，我给他取名昀，号晓岚，正和你的名字晁和字晴湖排着。你看他那精灵的样子甚是可爱，往后你是大兄长，要多多疼爱这个小弟才是呀！”

“是，爷爷，孙儿一定做到，请您老放心。”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午时纪府生下的这个属龙的男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文宗纪昀（晓岚）大人。

秉秉家学

纪晓岚两岁时，每天睡觉很少，常常白天玩上一整天，晚上还要玩到深夜，乳娘李妈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纪晓岚却玩得兴致勃勃。四五岁时，婢女晚上带他到屋外去玩，他东钻



西跑，同白天一样快。于是，人们发现这孩子实在有些与常人不同：在漆黑的夜里，他的两眼炯炯发光，不用点燃灯火，就能看到黑暗中的事物。这实在令人惊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特异功能却慢慢地消敛了。

纪晓岚69岁时，在所写《槐西杂志》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闇，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夜半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后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饭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他这时已是文章泰斗，享有盛誉，不会编造出古怪离奇的故事骗人，所以人们都是相信的。

幼年的纪晓岚，很喜欢听大人讲故事，整天缠着大人们讲个没完。故事讲得最多的，是他的爷爷纪天申。在老太爷的五个孙子中，小纪昀口齿伶俐，乖巧异常。老太爷常把他搂在膝前，讲述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神话传说。小纪昀听得津津有味，迷恋不已。

后来，老太爷一句一句地教他背诵律诗绝句，往往刚教三四遍，他就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老太爷惊喜异常，便盘算着，要给孙子请一个有名望的先生，早些给他开蒙。

这年夏天，纪晓岚刚满五岁。纪天申为孙子请来了一位启蒙老师。这位老师名叫及孺爱，河间府交河县人，与纪家是姻亲，按辈分来排，当称他的学生纪晓岚为表叔。

及孺爱在弱冠之年就考中了秀才，但直到四十，却屡试不第，也就打消了科举进仕的念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谈古论今，滔滔不绝。原在家赋闲，连续接到纪天申的几封聘书



纪晓岚传

以后，不好推辞，便来到纪府。

及先生首先教纪晓岚学《三字经》。开始几天，每天教 20 余字，原以为这样就学得不少，不曾想这孩子过目不忘。念几遍就背熟了。于是，以后便每天多教几句，不到一月，就把一本《三字经》背熟了。接着，及先生又教他《千字文》，刚满一月，小纪昀已是倒背如流。及孺爱欣喜异常，为有这样一学生而十分自豪。

一天，纪天申来到塾馆，想看看孙子学业如何。及先生见面就夸奖起来，说这样天资颖异的孩子，只能出在纪府。老太爷十分高兴，捋着胡子笑个不停。接着，便把孙子叫到跟前，让他把学到的功课，背诵一遍。

纪晓岚小口一张，就像江河流水，滔滔涌来，清扬悦耳。《三字经》、《千字文》，都是一口气背完，一个字不错。老太爷听着不断抿嘴，微微地笑个不停。

听完孙子的背诵，老太爷又拣出当中的几个字，写在纸上，让纪晓岚来认读。纪晓岚读得一字不误。老太爷回过头来，拍拍及先生的肩膀，笑着说道：

“纪昀如此长进，全仗贤甥教诲有方啊！贤甥博学多才，还望对他严加训导，以期养育成才呀。”

说罢，老太爷和及先生商量起来，下一步要如何教这孩子读《五经》、《四书》，和练习写字。

纪晓岚听了爷爷的夸奖，小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一种思学若渴的愿望。只不过他活泼顽皮，有时也会受到先生的训斥。虽然他闻过则改，但却改而又犯。倒是在学业上，能够不断长进。

这时，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被放了外任，到云南出任姚安



军民府知府。从直隶到云南，远隔千山万水，并且考虑到任期不会太长，便把家小留在故里，托付四弟纪容端多加照管，自己便前去赴任了。

纪容端是府学庠生，精读经史，工于诗词，他很喜爱纪晓岚，见侄儿天资颖异，便也悉心栽培。在纪晓岚跟随先生攻读“四书”的同时，纪容端已开始教他作诗对句。先从对句教起，继而学作诗，纪晓岚所作联语对句，大多用词恰当，对仗工整，出言幽默，脍炙人口。

纪容端在启发侄子认真思考时，常教诲他说：“世间没有不能属对的事物，只要认真思考，总是能找得到、对得上的。”遂以身边的事物为题，要纪晓岚属出对语，鸟木虫鱼，风花雪月，无不涉及。纪晓岚反映敏捷，对答如流，海阔天空，思绪纷呈，常出人意料，妙语天成。叔侄俩你出我对，一问一答，有说有笑，十分惬意。

这天，纪晓岚又去找四叔出题，一路上蹦蹦跳跳，嘴里还哼着四叔教给他的“对韵”：

姐对妹，弟对兄，
 小儿对老翁。
 三姑唤四嫂，
 二老戏双童。
 家庭百十口，
 世代四五重。
 门前栽杨柳，
 屋后长梧桐。
 古宅秦砖覆汉瓦，
 邻寺铁杵打铜钟……

